

跟着電影去旅遊

馬年新春，影市與文旅同頻共振。張藝謀執導的國安題材影片《驚蟄無聲》登陸春節檔，電影全程在深圳取景，將一座先鋒都市的科技質感與城市肌理拍得入木三分。銀幕之上，劇情緊湊、懸念迭起；銀幕之外，一條「跟着電影遊深圳」的文旅新線悄然走紅，讓光影敘事與城市行走完成一場溫柔的雙向奔赴。

電影是城市的流動名片，旅遊是影像的實地回響。《驚蟄無聲》捨棄棚拍，把鏡頭對準深圳的地標與街巷，讓崗廈北的穹頂、大運中心的輪廓、光明文化藝術中心的線條，都成為劇情的一部分。這種「實景入戲」，讓觀眾走出影院便想踏入場景，把觀影的情緒延續成行走的體驗。

崗廈北地鐵站的「深圳之眼」，是影片裏信息交鋒的關鍵場景。費馬螺旋穹頂在日光與燈光下流轉出未來感，站內通道縱橫、動線利落，恰好契合影片的冷峻格調。不少觀眾打卡時駐足穹頂之下，復刻片中機位，感嘆「原來謀戰氛圍，就藏在日常通勤的空間裏」。

龍崗大運中心以水晶石造型亮相，成為多場動作與追逐戲的承載

地。開闊的廣場、流暢的建築曲線，在鏡頭裏兼具力量感與現代感。周邊的大運天地配套齊全，打卡完取景地，便可遊逛休憩，一日之內完成「片場探秘」與休閒出行。

光明文化藝術中心的中庭與平台，是易烱千璽飾演的角色執行任務的經典機位。拱形結構與通透光影，讓建築自帶敘事感，場館更設置專屬打卡點，引導影迷有序取景。不少文藝愛好者專程前來，在電影場景裏品讀建築之美，讓文旅之行多了一層審美意趣。

從深業上城的連廊到前海K11

ECOAST的天際線，現代都市的冷峻與開闊，被鏡頭一一捕捉，也成為遊客鏡頭裏的風景。

深圳文旅部門順勢推出「CITY MOVIE·深圳之約」影旅線路，聯合地圖平台上線一鍵導航打卡功能，官方引導與民間熱情相遇，讓「跟着電影去旅遊」從自發行為，變成可感、可及、可分享的城市新玩法。



灣區聽雨 黎園 逢周四見報

「老己」是老幾？

又是一年。在我們的傳統，農曆的新年，也就是春節，才是真正的「年」。過完這年，才是完完整整地進入了新的一年。在過年的時候，就免不了回顧舊歲，展望新年。

「老己」是這個新年的熱詞之一。「愛你，老己」「敬你，老己」，成為很多人的新年寄語。

這個「老己」，就是自己，真真正正的自己，不是老闆的下屬，不是同事的搭檔，不是父母的孩子，也不是誰的兄弟或閨密。而是摘下了面具，卸下了妝容，自己內心最原色的那個自己。這好像是將「自我」與「客我」抽離。要說是「人格分裂」未免有些掃興，毋寧當作一場積極樂觀的自我治癒。

看過一個喜劇小品，演員開玩笑說「自己對着鏡子給自己磕頭」，因為自己實在太優秀了。這當然是誇張的演繹。生活中無需上升到如此的行為藝術級別。古人也有類似的想法。李白「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」，這個「影」，其實也是一位「老己」。但李白的這個情緒是有些落寞的。

「老己」信奉的準則，就是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己」，自己不要為難自己，與自我和解。到了新年之際，不要光給別人拜年、發送祝福語，也對自己說一聲「辛苦了」。

又一年過去了，或許仍然沒有升職，仍然還沒有找到女朋友，錢包也是一如既往地「月光」，依靠咖啡奶茶續命，通宵做方案、改設計、趕稿子……

儘管經常手忙腳亂，但自己居然挺過了這一切，這還不夠偉大嗎？不管是做什麼工作，就算是「沒有車、沒有房，但燒的鍋爐，北上廣最燙」，那也是很了不起的成就。

新年就像是冥冥中設置好的鬧鐘。當新年鐘聲響起，就當作提醒自己暫時停下腳步，好好休息，犒勞一下自己。「老己」算老幾？「老己」就該排第一。



瓜園 蓬山 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閩南手藝活

泉州，大概出了全中國最會「藏富」的一群人，明明坐擁千年「海上絲綢之路」的起點，明明紅磚古厝處處都有故事，明明連小吃都能串起一部華僑史，可偏偏不願張揚，只淡淡一笑，遞給你一盤人間煙火。捆蹄，就是這火焰上極為明媚的那一點。

這道菜，字面意思就是被「捆」起來的豬蹄。再較真點，便是對食材的重新解構。在泉州的廚房裏，一條豬蹄經過脫骨、填餡、纏繞這三部曲後，就會蛻變成一件精緻的藝術品，其中每一步都暗藏玄機，這也是為什麼一隻真正的捆蹄，只有出自經驗老道的師傅之手，才能讓人吃得心悅誠服。

畢竟，普通豬蹄雖香，可不好啃、肥膩，終歸是兩大「坎兒」，於是人們想出一個又「暴力」又精細的辦法——脫殼。挑選品質好的豬蹄，把骨頭完整剔除，再將豬肉塊、蝦米、冬菇、栗子等食材打碎，混合調味，一點點塞回蹄腔裏，填得要鬆緊適度，太緊了蒸不透，太鬆又會散，就這個費勁的程度，很多師傅甚至要花上半小時，才能填好一隻蹄。最後用繩子把填好餡的蹄纏得嚴絲合縫，做成「蛋卷」狀，慢慢蒸熟。

等過兩小時，餡料的香氣統統滲透進豬蹄中，外皮也慢慢軟化、釋出膠質，就可以出鍋了。

上桌的捆蹄會切片，斷面層次分明，外層是晶瑩的蹄皮，中間是軟嫩的蹄肉，最內部則是香氣四溢的餡料。咬下去，真是「一口三層天」，Q彈、鮮香，反覆交疊。最妙的是那一味餡料，完全化解了豬蹄的膩，主角、配角輪番登場，每個站位都有精心設計。將柔和剛濃縮在這狹長的小卷中，果然是前所未有的驚喜。泉州人啊，就連吃隻豬蹄都升到了哲學高度，既要有內涵，還要有時間的沉澱，從頭到尾，不走一點捷徑。



食色 判答 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除了拜年，貼春聯可謂最具代表性的春節標誌。這一習俗據說源於古代的「桃符」，最初是用桃木板繪製神荼、鬱壘兩位門神以驅邪避鬼，五代後蜀孟昶在桃符上題寫的「新年納餘慶，嘉節號長春」，被視為歷史上第一副春聯。經過一千多年，如今春

節對聯已不勝枚舉，如「龍騰雲海千家福，鳳舞春風萬戶祥」等等，春節期間到處可見。

印象深刻的是汪曾祺小說《異秉》中的兩副春聯。《異秉》裏有兩家藥店，一家叫萬全堂，一家叫保全堂，春節時，萬全堂貼春聯「萬花仙掌露，全樹上林春」，保全堂貼「保我黎民，全登壽域」，藏頭嵌字，工且雅。據說兩家藥店就是汪家的家產，兩副春聯都由汪曾祺的祖父汪嘉勛自撰。以前讀書的人喜歡自己寫春聯貼在門扉，雅稱「書春」，想

來貼出的對聯極可能是汪嘉勛自書。

作家徐則臣在新書《我要從南走到北》裏透露，他的祖父也寫得一手好字，家裏曾以賣春聯為營生。「除夕時，祖父、我爸和我在院子裏，圍着一張八仙桌轉，給街坊鄰居寫對聯。」徐則臣說，他們家的規矩是給鄰居都寫好春聯後，再用剩下的紙寫自家的春聯，早年是祖父和父親寫，他打下手，後來是父親和他寫，再後來父親也袖手旁觀，只剩他一個人忙活了。

如徐則臣所說，城裏的新年，春

聯不是剛需，另外很多人上班到除夕，回到家累得只想吃口飯倒頭就睡，哪有精力分出來想春聯這回事。想想確實如此，我們連到超市買春聯都懶得去，至於自己蘸墨去書春，就更無心力了。筆者今年忘了貼春聯，好像也是不欲費勁，便將就着，過了一個沒吃「肉」的素年。



伏牛山 喬苓 逢周三、四見報

守時是基本禮貌

有些遲到的理由頗為可笑，塞車是其中之一。如今科技發達，手機地圖上都有路況預測，提前檢查一下路口，預估好時間就能最大限度避免遲到。而且塞車遲到幾分鐘也是情有可原，我遇到過因為所謂塞車遲到半小時的人，聽到這藉口，我也就不說什麼了。

如今流行所謂十六型人格，大家抓着幾個英文字母一通分析，似乎世界上八十多億人都能完美塞進這十六個組合中。

其中所謂「J人」「P人」的劃

分更讓一部分遲到成疾的人有了藉口，似乎宣稱一下自己是「P人」就可名正言順地遲到了。

「P人」雖更憑着感覺走，但我的「P人」好友們都非常守時。比如微醺大廚David Lai，和他在極度講究守時的外國約吃飯，他亦從未遲到過。

然而似乎現在還流行一種說法，叫所謂「鬆弛感」，不遲到幾分鐘人就不鬆弛了，不知何時開始遲到有了這個新藉口。我頗不贊同這一觀點，所謂約定便是要遵守的，遲到絕不是

什麼鬆弛感的體現。

上天在時間上對人最公平，每人每天二十四小時，遲到等於浪費他人的生命。我本想說守時是一種美德，轉而一想，這怎能稱為美德呢？分明只是基本的禮貌而已。

丙午馬年願與諸君共勉，做個守時之人。



痴齋嚙語 徐成 逢周四見報



來講是非者，便是非人。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、四見報

稿齡

從事教學歲月的多少，稱為「教齡」，從事寫作歲月的多少，稱為「稿齡」。而且要連續不斷地工作。

數算一下我的稿齡，已達七十，實屬高齡。這由三個因素構成：我一直沒有停筆，我活得比較久，我仍有讀者。

除第二項靠DNA外，跟個人的努力不可分。

寫作絕對不是一份理想的工作，只有極少數的人能靠它維持基本的生活，更少數的人名利雙收。

即使名利雙收，也不一定把稿齡延續下去。一要看他還想寫不寫，二要看他還寫不寫得出來。

原來人像果樹，有豐產期，過了產量便越來越少，質量也越來越退步。這跟他的活動能力、思考能力、接受新事物的能力都有關。

作為高齡長者，健康迫使他減少活動，科技認識跟不上，認知跟時代脫節，那文章的內容也就跟新一代的讀者脫節。

如果稿件不是老生常談，便是想當年，即使能在報章上擁有一小塊陣地，也會成為讀者的次選。日子久了，下次改版被淘汰的是你，沒有補償金、退休金、長糧。

長長的稿齡，代表的是韌力、努力和生命力。



南牆集 阿濃 逢周四見報

《滄海人生》

在近現代上海的歷史畫卷中，譚敬是一個繞不開的傳奇人物。《滄海人生——譚敬文史資料集》的出版，終於讓這位幾乎被歷史遺忘的名字，重回人們的視野。

以往，人們或許只聽說過他「仿製古畫」的爭議，或是「鬥蟋蟀」的軼聞。但這本書告訴我們，譚敬更是近現代上海收藏界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。他收藏眼光極為精湛，曾擁有包括南宋馬遠《踏歌圖》、元代趙孟頫《帝師膽巴碑》在內的諸多宋元名跡，他把戰國「子禾子」青銅釜等國寶級文物贈給國家，體現了一位收藏家的情懷與擔當。譚敬曾遷居香港，並擔任香港華商總會理事，被聘為香港文物協會顧問，後經上海文管會邀請返回上海。

除了收藏家身份，譚敬還是上海體育事業發展的重要推動者。他是上海華東足球會和中國網球會的重要贊助人與組織者，為球會購置

裝備、聘請教練、舉辦賽事，甚至投資興建網球場，是當年上海支持民族體育的關鍵人物之一。

這本書由祝君波、沈思揚編著，加上由鄭重等人撰寫的文章，還原了譚敬從家族繼承者、海派收藏家、體育贊助先鋒，到歷經時代坎坷，最終在改革開放初期再次投身國家建設的完整人生。

他的人生軌跡，與上海這座城市在二十世紀的變遷緊密相連。這本書讓我們看到，歷史中除了那些聲名顯赫的主角，還有許多如譚敬一般複雜而鮮活的人物，他們的故事共同構成了這座城市厚重而生動的過往。



九連環 薩日明 逢周四見報

春節暖洋洋

早上起來，看看手機APP，室外氣溫達攝氏二十度，真是好一個暖和的正月初一。

猶記得以前的農曆新春，在還沒流行羽絨服的時代，許多人都要於寒冷的日子外出拜年，預先準備好棉襖冬衣，爸爸就有一件穿着多年仍保存得很好的男裝棉襖。至於「那些年」的女士，賀年打扮可說各出奇謀，務求艷紅、吉祥和喜慶。長身絨襪、羊毛衣、高跟鞋，是除夕前就要四處選購的裝備。為配合春節隆重喜慶的氛圍，人們刻意打扮，浮華誇張一點也沒問題。昔日牽着父母的手，跟着家人浩浩蕩蕩前往親友家的小孩，在筆者眼中比較像在過端午節，因為他們都穿着許多層衣服，像一隻一隻襪子在街上。那是上世紀的「洋葱式」穿衣保暖大法，人們都笑說像裹蒸粽。然而當時的禦寒衣物還沒有今天的水平，因此家長還是擔心孩子着涼，常緊張地叮囑子女多穿

衣服。

如今的農曆新年，家家戶戶互相走訪拜年已被不同的假日活動取代：出國旅行、攀山遠足、聚餐團拜等，各適其適，開心度歲。人們的春節打扮也輕鬆了許多，不用刻意地隆重拘謹。滿街還是如常穿羽絨服、瑜伽褲、運動鞋的市民；除非場合需要，否則女士也不穿高跟鞋。整體社會氣氛是符合個人喜好與舒適至上，仍會拜年、送禮、派利是，但在衣着方面就不必大費周章。

今年氣候暖和，筆者在春節前已穿短袖上衣。不知是提早換季還是現在的香港已沒分明的四季，連圍巾毛衣也派不上用場，拜年時只要懷着暖洋洋的心意就行。



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、五見報